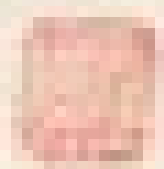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十九卷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住閬州

閬山歌閬音浪

閬州城東靈山宋曰一白閬州城北玉臺碧宋曰靈山玉臺皆閬山景也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一作未崩石那知根無鬼

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趙曰此言靈山玉臺室也潘岳晉武誅有等壽嵩華中原格

關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宋曰兩相敵曰格關靈山

山中曰嵩山九名山大川鬼神之所扶持此山雖不與五岳之數安知鬼神不會於是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

中亂遂之吳楚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宋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使石

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趙曰阮籍寒鳥相因更復

春從沙際歸趙曰費昶雜詞巴童蕩槳歌側過宋曰右按廣韻槳屬趙

所以搖櫂之處古歌云艇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

賜斷劉表曰故鄉勝事使人臨風對月回腸欲斷閬州城南天下稀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江源出散關而合流于閬其山水之色遠視如黛玉之相因依下

花春媚沙際殊可人意巴人善操舟嘉陵出美魚詩所謂南有嘉魚是也水雞銜魚來去飛蓋言魚多也城南有曰屏山錯麗如錦屏號為大

下第一故云閬州城南天下稀本朝前輩嘗詠福唐詩云曉角吹殘十二枝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却道閬城天下稀蓋閬蜀同風故也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希聲曰巴閬蜀中二州也安知有

蒼池萬頃浸坤軸余曰張華博物志曰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

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呀然閬城南切張口兒枕一作控帶巴江腹芰荷

入異縣粳稻共比屋屋曰堯比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高田夫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眾魚遠岸富橋木

郭元澤近舍溪岸有礧石可坐卧兼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

披之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

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龍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非唯一川瀆干

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楚詞目極千里傷春心平生江海興遭亂身

局促沈休文縷佩空為忝江海事多違古詩蟋蟀傷局促趙曰漢景帝局促如轅下駒駐馬問漁舟

躊躇慰羈束蘇曰邢元駐馬立江中借問漁舟客征戰何時停我亦林宅師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

媚神邀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前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則云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

湖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去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蘇曰牛繪戰死張光嘆曰天下未安兵戈尚爾遽失壯士仰天悲悼趙曰伏波漢馬援也吐蕃去冬陷松維保三州則干戈豈便息邪使

我歎恨傷精魂蘇曰山濤曰愁中散就誅使我失精神歎憤而已去年江南討狂賊

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鮑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與此事送別江上今其人死矣故有感而作遂州在涪江少南故云江南也趙曰倣李陵與蘇武詩曰良時不再

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師
日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
融讀漢書至此嘆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時馬璘與吐蕃戰沒失國家
壯士甫是以傷之去年江南討狂賊謂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也
時甫與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狄仁傑嘗望白雲孤飛曰吾
親在其下甫張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思其人而淚下橫膺臆

去秋行

魯時段子璋反於東川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搶走馬誰家兒
蘇王宏見陸景曰彼陣前臂搶走馬往來返

逐者誰家小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比日無歸
宋見部曲異乎

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鮑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

使段子璋反陷縣州遂州刺史嗣號王巨死之節度李勉奔于成都故
詩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
趙意兵敗績而死亡者多故有巴

人稀戰場冤冤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節部曲行伍部有曲昔漢蘇武使

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時馬璘死於吐蕃持節
而死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死盡故云巴人稀

泛江

方舟不用楫
趙方舟並船也字出極目摠無波
宋招魂曰目極千里兮傷春

心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大觀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

泊且聽歌故園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

東多紅粉

趙曰言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

歡娛恨白頭

蘇曰陳苑曰青春風物雖好歡娛獨恨白頭翁

不得馳逐五陵年少吁嗟久之

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景遷移已盡矣不為不

愁秦伯曰古以正月盡為今節日晦日其說是

有涇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

趙曰相連之蝶也裴子野雪詩云栖葉如

連江檻俯駕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

繡之言花錦

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趙曰時避寇在蜀作

天下兵雖滿

趙曰謂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

一作青春

日自濃西京疲

百戰

趙曰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群凶

蘇曰除符北闕震蕩群凶肆威若不誅鋤

恐逼洛納趙曰指言程元振魚朝恩之徒按史記柳伉疏吐蕃犯順罪由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關塞三千里

趙曰公在

閬中望乘輿所在有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宋曰見至尊御

宿且一作誰供復前王道宋曰商之中宗高周遷舊國

容宋曰平王東蓬萊足雲氣應合摠從龍宋曰豈言蓬萊殿

隨駕易雲從龍也雲以

比群臣龍以比天子

賜鳥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清宋曰一作青風卷幔草碧水

通池牢落官軍速蕭條萬事危宋曰憂時之心切故鬢質毛

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宋曰言雖

為喪亂阻隔不得相保爾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宋曰巴山蜀山也北望

謂謂憂時之心切故於萬事未見其安日月還相關星辰屢合宋曰一圍宋曰漢天文志五星所行

飛流日月薄蝕韋昭曰星相擊為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宋曰

關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大角宋曰廣雅曰熒惑謂之罰

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名執法中端門星或謂之執法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主也

纏兵氣宋曰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廷其兩旁曰攝提魏都賦姦

去兵纏

紫微

鉤陳出帝畿

宋曰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注鉤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

煙塵昏御道

宋曰黃道也

耆舊把天衣

宋曰一云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帝幸維揚朝廷者艾把天衣諫不止

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索挽帝衣

行在諸軍闕

宋曰漢帝諸軍闕食四掠居民

來朝大將

稀

宋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

賢多

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宋曰賢者避地自隱於屠釣王能為文王載祝藏器屠保

祝藏器屠保

宋曰寧元自古賢人哲士或抱關擊柝或隱迹屠釣或維

權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大角纏兵氣言祿山陷京師天王

衣言父老皆攀車駕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

宋曰一作通

秦

宋曰謂傳者不一也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

宋曰一作哭貴嬪蕭關迷北

上

宋曰漢武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迷北上謂東行陝故下句有欲東巡之句

滄海欲東巡

宋曰一作秦始

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

宋曰一作得無愁紹血

露灑屬車塵

宋曰晉書忠義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

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汚御服
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司馬相
如諫獵書云犯屬車之清塵師曰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故云再亂
滄海欲東巡言代宗幸陝如始皇之東巡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躰言
朝廷老臣猶多國脉未遽危也豈無嵇紹血言艱
難之際衛帝者豈無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

聞說

一作道

初東幸孤兒却走多

宋曰

宣帝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孤兒少壯者令從軍也

通曰

此篇

難分太倉粟

宋曰

漢太倉之粟紅腐不可食

可食

通曰

言其既走則雖有太倉之粟而難與之也

競棄魯陽戈

宋曰

魯陽公與韓進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

反三舍

通曰

言戈乃魯陽之戈可以麾戰而反棄之為可痛矣

胡虜登前殿

宋曰

吐蕃

王公

出御河

宋曰

出得無

宋曰

一作忍為

中夜舞

宋曰

晉春秋曰祖逖字士稚與司空劉琨雄豪著名

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起舞曰此非惡聲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

下相逐中原耳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宋曰

一作宜

憶大風歌

宋曰

漢高酒酣上擊缶而和之

通曰

此又見公之忠義深矣

師曰

代宗出幸禁軍皆逃竄也難分太倉粟言國用乏也

士於斯時豈無覬覦如劉琨者故曰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言無人

方也

春色生烽燧

宋曰

見悲

幽人泣薜蘿

宋曰

猶賢者泣於草野爾

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烽燧此薛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
羅之中幽人無姑之何所以但泣而已
和朱曰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
己收宮闕趙曰尤見公之經濟矣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荳荳入

駿隨天子

宋曰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青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穆王神智遠謀

使車轍跡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群臣從武皇

宋曰見未杜周王駕奄期武帝巡注趙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

洛陽寢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群臣之從可知矣

遙聞出巡守早晚遍設荒

補

不敢言天子蒙塵姑以巡守微言之
宋曰祿山亂玄宗出幸蜀蜀在巴

之西昔周穆王漢武帝皆出巡守以此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

特云巡守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登樓

補曰此開代宗車駕長安之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宋曰一作

流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宋曰左太冲蜀都賦云夫蜀都者擴雲關以為門也玉壘而為宇玉壘山

名也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蜀有銅梁玉壘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

侵宋曰時崔旰起兵於西山吐蕃吐蕃也言今可憐後主還祠廟

日暮聊為梁甫吟宋曰見武侯廟詩注諸葛作梁甫吟師曰

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縱使玉壘古今英雄割據
千變萬態如浮雲終亦歸中原總統也此二句諷崔旰反成都不能為
朝廷之害故下文云北極朝廷終不改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
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以爲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
隴上作梁甫吟故甫因崔旰
之亂傷朝廷無諸葛之才

遣憤

聞道花門將宋曰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宋曰長安也誰

復揔戎機蜂蠆終懷毒宋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

輩如蜂蠆逐時暫親近宋曰武黨廟記張良謂蕭何曰黥布

人其懷毒之性不革宋曰賈山傳云人主之威非

摧折者哉通曰大意以回紇助順討史朝義恐莫令鞭血地再濕

漢臣衣宋曰時回紇討賊其後持功桀驁故蜂蠆終懷毒欲帝震之

以威無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
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拍禁中也花門將即回紇之將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大戎也復臨咸京

宋曰自漢山思明之亂方已而吐蕃復陷京城

葛曰咸謂咸陽即西京也

時祿山連結吐蕃陷京城失道非關出襄野

蒼曰右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揚鞭忽是過胡城

修曰世說王敦作逆明帝騎巴鎮馬齎一金

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書夢曰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

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也

豺狼塞路人斷絕

宋曰豺狼盜賊也

德翁狼虎塞路人迹斷絕

烽火照夜屍縱橫

宋曰漢制有寇則舉烽火

寇亂未平故烽火照夜也

天子亦應默奔走

宋曰時帝幸陝蒲曰車駕

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格巡撫之說

群公固合思升平

薛延慶曰羣公豈不見天子遷播自合建立功勳共

豎太

但恐誅求不改轍

明曰譏賊斂之重也

聞道壁孽能全生

宋曰指程

元振也時元振用事媒蝎大臣故吐蕃入寇以至功臣不肯用命

宋曰代宗不能正其典刑

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宋曰樂府有白馬篇梁吳筠白馬黃金羈梁元帝宛轉青絲韉

景傳初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青絲白馬青絲以應識

鹿麕豪且逐風塵起

宋曰風塵喻亂

離也鮑曰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也
以言征戰言盜賊而云逐風塵則乘此為盜者
不聞漢主放妃

嬪貴妃也
近靜潼關掃蜂蟻此公戒約
殿前兵馬破

汝時十月即為壅粉期壅粉言破碎若壅粉也
告以必破亡之證也壅粉出莊子

云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
壅粉夫壅之為言若以為壅粉之為言散金物為屑舊注謂破碎若壅

粉非未如一作知面縛歸金闕傳克許許子面縛街壁萬一

皇恩下玉墀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趙曰教

以為五谷盜賊事其說是按通鑑廣德一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
鄉曲無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

破汝時之句也師曰青絲為絡頭麗豪且逐風塵起謂祿山反不逞之
徒皆起附為亂漢王放妃嬪喻肅宗誅揚貴妃斥宮人也近靜潼關掃

蜂蟻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攜義兵收復兩京如掃
蜂蟻然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名壅粉不

如前期背縛歸降京師尚有見赦之理時賊黨來降
帝復授以節鎮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蓋由此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莊子舊國
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繼一作

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一作悲
寵餞後漢蘇章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

守章行郡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三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五馬爛生光

宋曰古陌上桑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川路風煙接

宋曰謝玄暉詩馳驛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有鳥路江漢無限梁

俱宜

下鳳凰

宋曰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也蕭與秦女跨鳳而去喬亦飛乘雙

鳧今云俱宜下鳳凰豈非皆不凡歟

滕王亭子

宋曰滕王亭子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中刺史云一云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宋曰謝靈運詩灑步臨丹梯謝玄暉敬亭山詩

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鷓鴣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宋曰神仙傳淮南王

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亦仙去今天上有雞鳴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宋曰麗矣而謂之傷心則追感滕王之歿

空餘景在耳

嫩蘂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游此地

不知還

玉臺觀

滕王造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

宋曰作虛

遙

宋曰列子曰同穆王築臺號曰中天臺樂府歌云閭闔觀玉臺注帝之所居

上帝高居絳節朝

朱曰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靈樂府歌聞闔觀玉臺注帝之所居修可曰顏延年應

詔詩曰坤行浮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注松栢重

節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朱曰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

之虞也號馮夷使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注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首里人服

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夫人

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十八日上庚日渡河溺水始知羸女

善吹簫

朱曰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舜賜姓羸氏列仙傳蕭史

上一旦夫妻江光隱見鼃鼃窟

朱曰李華海賦或石勢參差

烏鵲橋

朱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更有紅顏

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

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

吹盡千騎把霓旌

朱曰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又玄蜺為旌翠為蓋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玉臺觀 滕王造

浩劫因王造

宋曰一作起劫猶世也頭陀碑云功濟塵劫趙曰公三

孟俗謂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子美岳麓道林二寺行亦曰塔劫

宮牆壯麗敵若以為世劫之劫則玉臺乃滕王於高宗調露中任閬州

刺史日所造去子美未百平臺訪古遊 宋曰梁孝王大治宮室為復

年豈可言浩劫因王造乎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 通曰以梁王平臺北之 綵雲簫史駐 見前詩注 文字魯恭留

宋曰景十三年魯恭王餘初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鍾磬琴

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云宮闕通群帝 宋曰道書云天有群帝而大帝最

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 尊帝猶五方之帝也大帝北極也

乾坤到十洲 宋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 定切曰東方朔

瀛洲元洲炎洲長洲鳳麟洲聚星洲流洲生洲充洲云十洲並是人跡

所稀絕處 通曰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宋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

渡江

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相良曰告我家七月

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春江不可渡

蘇曰河記曰春江桃花泛漲吾弟二月已風濤 宋曰